

XZ女生丛书

我靚，我炫，我的情感我当家！

Hot Girl



把伤心丢在巴黎

流行欧洲的新校园小说

[德]霍登泽·乌尔里希 著
邱萍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炫女生丛书



把伤心丢在巴黎

流行欧洲的新校园小说

「德」霍登泽·乌尔里希 著
邱 萍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任天真

我们倡导天性、率真的阅读与成长

ISBN7-5324-6746-5 / I·241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把伤心丢在巴黎/[德]霍登泽·乌尔里希著;邱萍译.—
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6.4
(炫女生丛书)

ISBN 7-5324-6746-5

I.把... II.①霍...②邱... III.中篇小说—德国—当代
IV.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6) 第01378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05-343号

Ullrich, LIEBESKUMMER LOHNT SICH ©2000 by Thienemann Verlag
(Thienemann Verlag GmbH), Stuttgart / Wien



把伤心丢在巴黎

[德]霍登泽·乌尔里希 著

邱萍 译

李学斌 策划

赵晓音 装帧

李清月 插图

责任编辑 李学斌 美术编辑 赵晓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责任监印 史建平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少儿网: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postmaster @ jcph.com

印刷: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6.75 字数:119千字 插页:1

版次:2006年4月第1版 2006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-8,000

定价:12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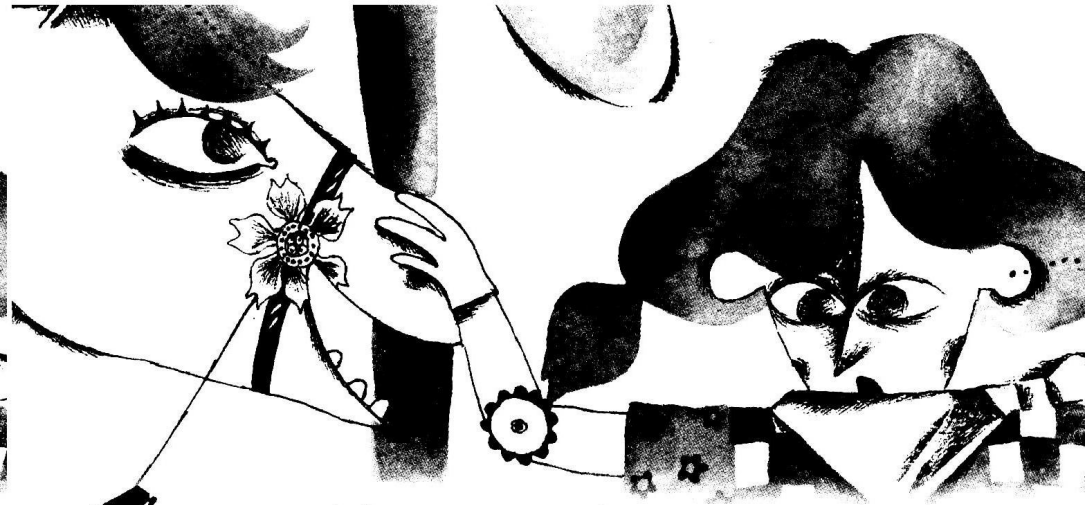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- 1** 8月1日 开往巴黎的班机 / 1
- 2** 8月2日 狭路相逢酷者胜 / 31
- 3** 8月3日 发现新大陆 / 51
- 4** 8月4日 牧场上的骑士 / 61
- 5** 8月5日 感情方程式 / 65
- 6** 8月6日 吉姆的难题 / 69
- 7** 8月7日 去拉斯维加斯 / 75
- 8** 8月8日 心意已决 / 79
- 9** 8月9日 谁泄露了秘密 / 83
- 10** 8月10日 再见,美国! / 85
- 11** 8月11日 德文学校 / 93
- 12** 8月12日 僵局 / 97

- 13** 8月13日 雪莉牵红线 / 99
- 14** 8月14日 二次出走 / 107
- 15** 8月15日 半路杀出父子俩 / 109
- 16** 8月16日 各就各位 / 119
- 17** 8月17日 新厨师上任 / 125
- 18** 8月18日 浣熊风波 / 135
- 19** 8月19日 出师未捷 / 147
- 20** 8月20日 一波又起 / 155
- 21** 8月21日 卢卡斯真没礼貌 / 165
- 22** 8月22日 和妈妈谈心 / 167
- 23** 8月23日 竹篮打水 / 173
- 24** 8月24日 柳暗花明 / 175
- 25** 8月25日 是牛仔靴, 还是水晶鞋 / 183
- 26** 8月26日 费丽培的最后一招 / 193
- 27** 8月27日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 / 197
- 28** 8月28日 下一个巴黎 / 201
- 29** 8月29日 大结局 / 203

译后记 / 邱萍 207





开往巴黎 的班机

8月1日,星期天

天哪,紧张死了。

我差点就误了飞机——这飞往巴黎的疗伤之旅。

归根结底,一切都是尤斯图斯惹的祸。帅气的尤斯图斯,可爱的尤斯图斯,我曾不顾一切地喜欢的尤斯图斯! 尤斯图斯和悠悠,原本是天生一对。但是现在! 正当我们的关系发展到亲密无间时,他的父母却搬到了别的城市。而我,还坐在这里,独自一人,没有尤斯图斯,有的只是烦恼和忧伤。因为,搬

开往巴黎的班机





家以后,他再没有和我联系过。

尤斯图斯,再见了。我的生活,完蛋了。至少,我的感情生活一去不复返了。

我就这样把自己整天憋在家里,长吁短叹,一个人对着茫茫的宇宙发呆。妈妈见我这样,终于忍不住像闹钟一样爆发了——我知道她是真的为我难过。她老人家语重心长地给我忠告:“悠悠小宝贝(我们私下里说:悠悠小宝贝年方十三,已慢慢出落成了大宝贝),你应该出去旅行,转移一下注意力。”

“旅行管用吗?它只会让我更加想念尤斯图斯。”我没好气地回答。

但妈妈似乎搞不懂这一点:“为什么?你们两个可从来没有一起出去旅游过啊。”

“这不要紧。关键是,当一个人坠入爱河无可救药的时候,任何东西都会让他想起自己喜欢的那个人。我看到火车就会想起尤斯图斯,还有飞机,甚至一小袋炼乳,都会引起我的思念。”

“炼乳?!”

“是的,炼乳。”

妈妈摇摇头,大声地吟出两个字:“炼乳。”

“依我看,我们该给悠悠注射疫苗,预防青春期和失恋

症。肯定有一种注射可以一针两用，双管齐下。万一没有，我们可以拿狂犬病疫苗来试试。”妹妹费丽培在一旁出馊主意。她年纪比我小，精力充沛，但旺盛过了头就纯属浪费。

妈妈，这个惟一的裁判，此刻却笑得半死。

而我，火冒三丈，怒气冲天。

妈妈试着来调停：“悠悠，别激动，费丽培的原意不是这样。”

“噢，不，就是这样。”费丽培说着，挑衅地握起拳头，一副要展开生死搏斗的架势。

妈妈立刻跳到中间打圆场：“费丽培，小心肝，你干吗不去冰箱里拿个冰淇淋呢？”

“冰淇淋？冰淇淋？！她怎么还有冰淇淋？是给她的奖励吗？因为她又一次冷漠无情，厚颜无耻，狼心狗肺吗？那什么才是惩罚？”我愤怒的火药罐爆炸开来。

费丽培一个劲冷笑：“你也不是什么儿童教育专家，还不是一窍不通！”

我承认我一窍不通，但是她……

妈妈也真是的。这个家简直没法呆了！“你干吗不把这个疯丫头送回她自己房间去？”我质问妈妈。

“因为她不会乖乖地回自己房间去的。我想阻止你们之间的战争，而冰淇淋是最万无一失的办法！”

“这是黔驴技穷的最后一招！”我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“这种教育方式真是无与伦比。感情的烦恼折磨着我，而费丽培却可以舒服地享用冰淇淋。”

开往巴黎的班机





“你自己也去拿一个好了！”妈妈叹口气，又赶紧补充道，“不过得等费丽培先从厨房出来。”

不管怎样，冰淇淋医治不了感情的伤。

所以，我现在必须去巴黎，让自己得到解脱。妈妈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妥当。在她看来，医治失恋最好的良方莫过于在巴黎学习四个星期外语。哎，我的妈妈啊，还有她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理论……

巴黎是一剂良药吗？看看再说吧。

全盘计划险些毁在妈妈手上，她居然把飞机的起飞时间给忘了！

如此一来，今天一早，我们只好马拉松长跑似的冲向机场。费丽培又急又恼，神经紧张，一边在候机大厅里狂奔，一边在空中猛挥双臂，叫嚷着：“嗨！嗨！劳驾！让一让！紧急情况！”凡是挡道的人，都被她毫不留情地推到一旁。可惜的是，我们这样好不容易赢得的宝贵时间却又被母亲大人白白浪费掉。她礼貌地向每一个被费丽培撞倒的行人道歉，友好地和他们握手，还啰里啰嗦地解释半天，为什么我们会迟到，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着急赶路。

终于到达登机口时，我脚下的“风火轮”还在全速运转，不得不需要较长的急刹距离。关键时刻，“砰”的一声，我狠狠地撞上了正排队等候的一位乘客。要不是这家伙手里拿着一杯可乐，事情还好办些。这下完了，可乐已经从他手中溅到他

衣服上。

妈妈和费丽培压根儿没注意到我，还在继续往前跑。我愣在原地，发出一声“哇”。

“哇不是道歉。”那家伙酷酷地说。

“本来也不是。”我老实回答。我方才的那声“哇”，是因为眼前这家伙长得真的不赖。

他低下头看着我：“那怎么……”

他话还没说完，费丽培突然出现在我身旁。

“没时间唧唧歪歪了，她得赶飞机。”费丽培大声对那家伙说，还没等我开口，就抓着我继续往前奔。可惜。

这时，妈妈正和一个乘务人员唠唠叨叨。

“麻烦您留心点，她一定要吃点东西。这孩子一向都很挑食。”妈妈说，从提包里拿出一包东西递到机场小姐手上，“这是麦片饼干。等她把盘子里的吃完，您才把这个给她。”

“妈！”我悄悄地在她耳边噓了一声，“你干吗呀？”

说我挑食！我并不挑食，只不过不是什么都吃。

妈妈不顾我反对，把我推到那位机场小姐面前：“这就是她，我女儿悠悠。她原名叫约瑟芬，但……”

“妈，求你了！”我哀求道。

机场小姐好不容易松了口气，看得出她已经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了。她转过头对我说：“你得抓紧时间。这是对所有乘客的最后一遍通知。”

妈妈难过地叹了口气，把我拥入怀中，紧紧地、紧紧地

开往巴黎的班机





抱着,抱得我透不过气来,抱得我开始脸色发青。幸亏费丽培救我一命。她把妈妈轻轻拨到一边,说:“留下她这条小命吧。我可没兴趣马上抬着一具尸体出去。”

妈妈狠狠地瞪了她一眼,不过还是松开手,我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。聆听了九十三遍忠告之后——无非是教育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——我也终于可以走了。

那位接受过我母亲的营养学理论教育以及麦片饼干的机场小姐,此时留在了登机口处。妈妈催促地望着她:“您还不登机吗?”

“我不是空中乘务人员,我是地面服务人员,不和他们一起飞。”

妈妈一把夺过她手里的麦片饼干:“那还不早说。”

“我也想啊,可您没给我说话的机会。”

妈妈已顾不得这些,从后面追上来,把麦片饼干塞到我手上,摸了摸我的头。

我讨厌被人摸头,而且,我也讨厌麦片饼干。背着妈妈,我赶快把它塞给了费丽培。在这一点上,我们是相得益彰、合作紧密的最佳团队。

费丽培欢迎任何一种食物。如果说我们中间有谁在妈妈的饮食理论下有幸存活,那就是她了:要么强忍住饥肠辘辘,要么狼吞虎咽,不可救药。

上了飞机,我找到一个较好的靠窗的位置,一屁股坐下

来，“呼”地松了口气。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飞机，除了紧张还是紧张，和从前想像的大不一样。

我本想系上安全带，却把自己捆了个“五花大绑”，结果不得不让空姐来帮我解开。

“你这么坐舒服吗？”她问我。

“还行吧。”总感觉座位有点挤。

“你可以把背上的包拿下来，放到座位底下吗？”

真糗。我背上还背着包！我紧张得居然把这茬儿给忘了。

然后，我从包里翻出日记本。其实，我觉得写日记挺傻的，特别是得知妈妈把写日记看做优良习惯后，我差点没因此而停笔。

全世界的妈妈们注意了，你们真的应该小心自己说的每一句话。

对我来说，我一个人的旅行现在就算开始了。飞到巴黎！飞向那爱的城市！

十分钟后

在我之后，又有两个人上了飞机。我听到他们在和空姐理论座位的事，因为他们的座位不在一起。其中一个抱怨说，他需要换件干净的上衣，因为刚才一个没头脑的冒失鬼泼了他一身可乐。这声音听起来耳熟。噢，不，千万不要。我在座位上缩成小小的一团，小到尽量不让人发现。

开往巴黎的班机





空姐让那两位先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去，以便飞机可以按时起飞，她稍后会再帮助他们料理所有事情。

我还在尽力让自己蜷缩到小得不能再小。但无济于事。那个可乐男生偏偏停在了我这排座位旁。听天由命吧！

他一上来就用超酷的眼神扫了我一眼。接着，他突然不敢相信地睁大了自己的眼睛：他认出了我。太不走运了！

他情绪激动地对和他一起上飞机的年长的男士说：“这简直难以置信，我又坐在了儿童区。”

过分！他最多比我大两岁而已。

他的同伴只是不怀好意地笑笑，接着在后面几排的位子上坐了下来。

可乐先生瞅着手里的登机牌，把它伸到我鼻尖底下，不客气地说：“你坐的是我的靠窗位置。”

倒霉。我还不知道这些座位都是有编号的，于是沉着冷静地回答道：“好吧，小朋友总是有特权坐靠窗位子的。”

说着，我打算往外挪一个座位。但我动不了。当我试着站起来时，一股强劲的力量把我不客气地拽了回去。

“解开安全带试试？”那家伙在一旁建议。

“为一个无法正常喝完他的可乐最后还落得浑身湿透的人让座，你的礼貌真是表演得无可挑剔。”真是一针见血！不过此刻他没再继续摆酷。

然后，可乐先生摇晃着脑袋，一副百思不解的表情：“你到底有什么问题？！”

我有什么问题？我有感情的烦恼！自负鬼！

我解开安全带，让他通过。

这时空姐带着一位年长的女士出现在我面前，告诉我坐错了位置：“你的座位号究竟是多少？把你的登机牌给我看看。”

倒霉透顶。我没有登机牌。我绝望地把背包翻了个底朝天，什么都没找到。当然找不到。

空姐也来帮忙，最后在我座位的地板上找到了标明座位号的登机牌。

“你坐错了位子。”

行，行，够了。她也用不着这样大声地宣布吧。

“来，我领你到自己的座位上去。”

一流的对白，精彩的退场。可乐先生自然是偷笑不已。

五分钟后

“嗨，不喜欢刚才的位子吗？”新的邻座问道，他正是那位和可乐先生一起上飞机的中年人。

“前面风太大了。”

他笑着说：“是驾驶员把天窗打开了吧？”

嘿，这一位倒真的很和善。他甚至把自己靠窗的座位让给我。非常友好。万分感谢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低头看到我的笔记本。

开往巴黎的班机





“你写日记？”

“没有。我在做家庭作业。”

“假期里也有作业？”

我点点头：“我在学校里成绩一团糟。”

“我可不信。”

“我也不信。”

他笑了。小小的一段沉默。然后他又开始说话：“我觉得写日记挺好的。”

“但我没写日记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这时，空姐过来了：“请收起你的小桌板，我们马上就要起飞了。”正当她转身要走，视线不经意地落在我的本子上，然后她开心地微笑起来：“哦，日记本。我从前也有一本。”

我身旁的先生立刻纠正她说：“这不是日记本。”

我真不知道自己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。

好了，不管怎样，写作的事就到此为止。现在我得收起桌板，我们终于要起飞了。说实话，我还真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收起桌板，飞机才能更好地起飞呢。

四小时后

灾难。真的是灾难。

一切是在无惊无险中开始的。我的邻座非常客气地介绍了自己：“对了，我叫文纳·米勒-贝肯舒。你叫什么名字呢？”

“约瑟芬·索恩塔格。”

“啊，约瑟芬。”

“不过大家都叫我悠悠。”

“听起来很可爱。”

米勒-贝肯舒人还不错，他向我介绍了许多航天技术知识，几乎把所有可能涉及的细枝末节都灌输给了我。

“你也是到巴黎吗？”我好奇地问。事实上，这是个愚蠢的问题。当然是所有人都飞往巴黎，我们坐的又不是城市公交车。

他笑着说：“不，我到达拉斯。”

“啊哈。”原来坐飞机和坐公交车差不多。

米勒-贝肯舒看着我，问道：“你原来是要到巴黎去啊？”

“千真万确。”我一边回答，一边掏出法文字典，开始翻看。

“我每三个月飞一次达拉斯，打点那边的生意。这次我打算在那边多呆几天，和我儿子一起。美国是个不错的国家。”他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。

“美国，我也觉得不错啊。我还没去过，不过希望有一天能飞到那里看看。现在我得去巴黎。那也是我没去过的地方。”

他微微地笑了笑。

“我们到底要飞多长时间？”我问。

“大概十二个小时！”

哇噢！怎么要那么长时间？

“当我们飞过格陵兰岛时，你可以看到下面的雪山。看外面！”

开往巴黎的班机





格陵兰岛?为什么冒出个格陵兰岛?我向外看出去,下面是连绵的雪山,我突然感觉糟透了。整个法国都没有一座雪山,这一点我是清楚的。

仿佛当头一棒,我顿时清醒了:我坐错了航班。

这不是在开玩笑。如果我们飞行在格陵兰岛上空,法国,巴黎,早就被我们远远地抛在身后了。

“这架班机飞往哪里?”

“往达拉斯。”

“您确定?”

“确信无疑。”

“那我坐错航班了。”

贝肯舒用鼻子深深地吸了口气:“我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。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呢?”

我原本想要告诉他,在我们家发生这种事情一点都不稀奇。但内心的恐惧让我吐不出一个字来。

一小时后

我要到巴黎。一切都是这样计划好的。我一个人跑到达拉斯做什么?

必须想想办法,必须有人来救我!

我需要奇迹发生,或者一个魔法!

对!就是魔法!费丽培!

我向贝肯舒求助:“这里有电话吗?”